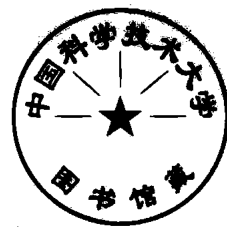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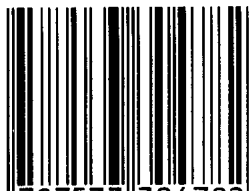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四七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6/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四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局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四七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博學彙書十二卷(二)

〔明〕來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二年倘湖小築刻本

..... 一

堯山堂外紀一百卷(一)

〔明〕蔣一葵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三七七

博學彙書十二卷(二)

〔明〕來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二年倘湖小築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博學彙書》
十二卷《提要》

博學彙書初編卷之六目錄

蕭山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丁酉科場

風送

風雨順人情

冷齋夜話二則

枯樹復起

李士實妻妃詩

集書初編

卷六目錄

倘湖小築

寧藩先兆

西域稱王之多

露筋廟

貞鳥

草木有節義道德

樹有夫妻兄弟之義

遭遇

七夕

鐵冠道人

星命堪輿漢已盛行

一生策題紙被風捲入半空。落于園子監內。及一接

舉人不許會試。送國子監肄業。此其驗云。萬曆二十五年丁酉科。朱公國祚。葉公向高。典試應天。解元呂克孝。乃葉中允所定。禦倭一策。與河南試錄雷同。言官劾之二公。上疏俱罰俸。是則丁酉南場。屢當害氣所鍾。而順治丁酉。則最劇云。按嘉靖丁酉。安南莫登庸篡其主黎季犛而自立。不修職貢。因命將往征之。邊海諸省。各造戰艦。水陸並攻。江公汝璧被命而南。途次目擊。炎暑調發。有感于中。謂徼外君臣自相篡弒。宜治以不治。而聽其自安可耳。且黎季犛之初

叢書初編

卷之六

二

倚湖小築

叛。賊殺命官。傷害鎮將。不受我國家之封。而僭竊白號。其負罪為不小矣。登庸篡而有之。固天道也。又何必勞師征之。為黎賊復仇哉。方膺命嚴程。未及論列。追試士。乃以安南不必征發策。言甚愷切。又論勲臣配享。止歲祫宜與。至郊祀嘗皆不宜從享。策進。遂被逮。先是太史奏彗星犯文昌。至是文昌不見三日。人以爲應云。勲臣郭侯。銜公配享之論。欲置重典。適值遣官停造海艦。罷安南之征。乃從輕謫。閩船副提舉。衛謫南雄通判。是歲禮部尚書嚴嵩奏廣東所進

錄如聖謨。帝懿四郊上帝俱不及擡頭。及稱陳白沙倫迂闊之號。有失君前臣名之義。又云體存故可以厚本。用利故可以明微。厚本故可以合同。明微故可以鼓舞。等論。參錯不經。飛衛紀昌。道過郊射。及黃郊紫微。碧虛子之問答。詭異尤甚。且中庸畢命二篇。不道口指。俱非體格。帝怒。命監臨官余光法司鞠問。提調官陸肅。余錢。監視官蔣淦。鄒守愚。巡撫都御史鞠問。試官王本才等各巡按官鞠問。萬曆丁酉順天場中文多奇詭。用老莊語者。因言中有關節。坐副

叢書初編

卷之六

三

倚湖小築

考焦公竑。調福寧州同知。中式數人。亦被黜革。然皆高才博學。為文奇僻。則有之。而關節未也。後亦漸白。嘉靖甲辰八月。因翟鑿子汝孝。汝儉俱登第。給事中王堯目等劾試官江汝璧。彭鳳。歐陽。高節等。阿附關節。遂收汝璧等下法司。已而按殿有跡。併同榜進士焦清。崔奇勲。彭謙。汪一中。俱以苞苴得之者。遂削翟鑿官。為民。汝璧等抵罪有差。汝孝。汝儉。焦清等俱除名。先是正月間。南京御史包孝。劾翰林學士等官。及潘仲驂。童承叙。稽世臣。郭希顏。素于清議。乞

勅禮部勿與會試。則江汝璧前此已干清議矣。何以反令與會試。而致復行鞫問。奪耶。又按嘉靖甲辰。張玉溪公湖主會試。越十五日。既進策。目呈御覽。此晚忽痰湧暴卒。于聚奎堂。年六十。占星者謂去冬文昌星次有白氣貫井星。井分野在蜀。白主喪。公蜀人。主文章。故應之。然則江公汝璧之處。分于丁酉南闈也。文昌有彗星犯之。其處分于會闈也。文昌有白氣貫之。公之災。何屢動文昌也。續耳談云。萬曆丁酉。楚士周懋伯試留都。仲秋八日。懋伯子欲送父入闈。夜半。懋伯起。其子熟臥不知。及父出于猶臥未覺。父疑有疾。就呼之。子曰。兒夢入棘闈。見諸舉子紛紛皆白帕包眼。其不包者無幾。父曰。汝見何人不包。曰。王某劉某不包。父曰。我包否。曰。父亦包也。父曰。果爾。則落選必矣。竟不終場而止。是年王劉皆得雋。又續碑事云。浙江永豐縣徐生家十萬之富。萬曆丁酉入北闈。全玄州雋。潛聞公主試。徐賄七人代筆。每人止作一篇。房考取爲首卷。全公亦已選中。及潛聞闈之泄。云七篇清濁長短不同。如由七人之手。遂寢

藥書初編

卷之六

四

倚湖小集

不中。永豐人服焦公眼力通神云。是則觀丁酉之南場。則知鬼神有手。觀丁酉之北場。則知主司有眼。予嘗謂行文到絕高處。鬼神不得而抑之。閱文到至高處。鬼神不得而障之。君子當求諸人事已耳。又考之永樂丁酉。北京行部鄉試。奏請考試官。命行在侍講鄒緝王洪主考。賜宴于本部。越二日。改命侍講王英出王洪爲禮部主事。按洪杭州人。進士任行人。既給事中。以文學擢檢討修撰。侍講洪初有操守。恒自負。矜已傲物。醉輒出忿語。斥同列以不得爲學士中懷快快。嘗密疏誣學士胡廣。其父子祔爲延平府知府。以罪死。廣不當于實錄隱其罪。上察知子祔寔卒于官。遂不直洪。至是請鄉試官。上命廣等擇人。廣以緝洪對。上從之。已受禮幣。洪復密疏于祔事。上曰。此小人豈可以在侍近。命禮部追所受禮幣。而改命英。洪既出失措。乃諂事尚書呂震。方賓以求薦達。震等屢言于上不聽。洪飲恨未幾病死。觀此則北場丁酉主考之信氣已根柢于永樂間矣。王行甫又云。萬曆丁酉。劉太史曰寧黃主政。煒典闈試。取解首洪

藥書初編

卷之六

五

倚湖小集

南安人先是承選卷爲其廣文塗抹。皆滿。京在棄卷而解。首已定。楊聰考矣。劉公有小童。侵辰入厨爲鬼。攝其類曰。汝主作甚試官。解元卷尚落二十四號。未經其目。劉聞急搜出果佳。但與楊卷未決一二。卽封視。藩伯青螺郭公郭公第洪一楊二。計洪卷京棄已十六日矣。又是科西昌劉行中。以禮經試棘入選。呈主試董元宰。微嫌數句。與舊說刺謬。欲加之駁。勸卽似有人引御手腕。且三四。太史訝然。爰置高等。揭曉後因問劉曰。汝先世有何陰德。曰。生父廩生汝嘉。

集書初編

卷之六

六

南潮小集

上三世皆以儒兼治醫有年。于人多所生活。太史曰。此陰德也。因言其所以。夫閨中固有鬼神。然未有知萬曆丁酉科之甚。各皆閨中。或包舉子之眼。或掣主考之手。或擊主考童子之面。森乎其如在左右也。

風送

唐都督閻公伯嶼。重修滕王閣。因九日晏僚屬于閣。欲誇其胥吳子章能文。令宿構爲序。時王勃省父來馬當。去南昌七百餘里。水神告其故。且助風。天明而至。與晏果請諸賓爲序。皆辭之。至勃不辭。閻不樂。命吏得句卽報。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豐然曰。此天才也。其胥慙而退。世所傳昨來風送滕王閣者是也。宋吳簡言經巫山神女廟。題絕句云。關恨巫山事不平。當時一夢是虛成。只因宋玉開唇。鵲流盡巴江洗不清。是夜夢神女來見曰。君詩雅正。當以順風爲謝。明日解纜。一瞬數百里。風行水上曰。漢蓋風水相遭而成文。馬當之神。助文人之風。于文未成之先。巫山之神。助文人之風。於詩已成之後。各有攸當也。蘓東坡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櫓及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卽默禱願濟。王曰。軾往來江湖之上三十年。王于軾爲故人。故人失所。當哀憐之。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

集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南潮小集

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常露宿浦渚言卒風掠耳簫
師升輿輟飽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日亭午耳
順濟之感靈爲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
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天順壬午科浙江東
陽盧楷初爲仇家所忌陷入囹圄至八月六日晚甫
得脫繫計試事已無及矣是夜大雨如注水漲溢隄
次早撥船又明日卽抵武林遂得應試因書一絕于
朝天門上云昨從和步餐船開午過蘭江晚釣臺今
目浙江樓上望半千里路似飛來及放榜乃冠多士
樂書初編 卷之六 八 倚湖小築
斯直所謂風送滕王閣者矣

屋門廟人情

蘇文忠公泗州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者得風來
者怨言人情之難調而天亦不能使八人之無憾也
然廬山紫雲湖神以與故投身于巨其爲神能分
風劈浪以送往來之舟秦少游宿廟下夢天女戲以
詩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歌城惜竹軒者是也甫
聞大蚶山有羅隱廟南唐封光濟王海商祈風分毗
南北東漢鄭弘傳射的山南有白鶴嘗爲仙人取箭
弘採薪此山得一遺箭頃有人來覓箭其人問弘何
所欲弘知其爲神人乃曰嘗患耶溪採薪爲難願旦
南風暮北風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人呼爲鄭公風
其地爲樵風涇云由是觀之天下亦豈無兩顧人情
之風哉楊升庵遊山記云遊大理府點蒼山開北
岡有元世祖駐蹕臺後人屋之方至其處大雨忽至
遂趨屋下避雨軒窓洞豁則見滿川烈日農人刈麥
予曰異哉何晴雨相兼也從行李中得日此點蒼十
景之一所謂晴川映雨者耳每歲五月溪上日日有
雨田野時時放晴故刈麥得秋雨無所妨世傳觀音

大士授記而已。由此觀之。天下亦豈無兩顧人情之雨哉。容齋四筆云。乾道九年秋。顧吉連雨暴漲。予守頓。方多備土。費壅諸城門。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予格之不下。乃據寔報之。已而聞吉州于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或問其故。郡守曰。請霽者本郡以潞潞爲災。而請雨者朝旨如此。則天雖欲順人情。將何所據依哉。閩書元時莆田許天麟至性孝友。喜佛好施。父卒。苦塊三年。旣葬。廬墓三年。又刺血寫佛經。集千僧誦之。其日四方雷電。而繞壇五里。天朗日明。人皆驚嘆。郡守將聞于朝。曰。民何善哉。彼雨此晴。往往有之。又江山縣蔣令君築九清石梁橋。始落成。邦君與部民試脚行。鴈西山雨注。獨橋埤數百武。日色朗霽。萬目詫異。福清縣余坑山昭靈廟前有釀酒風。歲六月社。民集祠下。其時飲熱酒。善酸敗。輒旬日北風以待之。號張公釀酒風。相傳漢趙昇師事張道陵。隱居鳴鶴山下。常乘鐵舸抵浮山。令舟而陸。憩于磐石。陟而北。留巨跡。鹿踪于蒼石之上。天禧元年。邑人立廟曰昭靈。

藥書初編

卷之六

十

倚湖小集

冷齋夜話二則

予讀宋僧惠洪冷齋夜話有二則。可以贈今之善知識者。特錄之。其一記石崖僧云。予遊褒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卧。予坐其旁久之。乃驚覺起。相向熟視。曰。方聽萬壑松聲。冷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遙潁水之上。予念此道人識歐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如今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僧所言袈裟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稅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耶。曰。雨卽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愕然曰。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時作枕。予甚愛其風韻。而不告我以名。及子南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輿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鷄犬。予自嘆曰。使褒禪山石崖僧見之。則予爲無事人耶。予錄此則。將以告今之爲木陳禪師者。一記寧安和尚云。洪州武寧安和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闢西爲同行。秀已應

藥書初編

卷之六

十一

倚湖小集

詔住法雲寺。其威光可以挾其友。登雲天而翔也。而安止荒村。破院單丁五十年。秀時以書致安。安未嘗視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因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然。無故于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閒漢。此真閑眠尿床也。何足復對語哉。吾宗自此蓋亦微云。子曹猶當見之。予錄此。則將以告今之爲具德禪師者。

叢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湖小集

枯樹復起

正德十一年丙子二月辛卯。江西寧都縣通天村有合抱枯樹。偃仆已久。忽風雨大作。隱隱有聲。頓起如故。此則兆世宗嘉靖皇帝由藩封入繼大統而中興之祥也。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臥地。一朝起生。晁孟以爲木下民之象。當有從民間受命者。及昌邑廢。乃更立宣帝。自民間起焉。漢書五行志。元帝初元四年。王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薨之。祖也。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乃葬生之歲也。叢書初編 卷之六 七 倚湖小集 劉向以爲王氏貴盛。將代漢之象。漢元帝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凡枯斷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此世祖之應。晉書五行志云。晉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月忽起復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初康帝爲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爲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而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舍。又天意乎。哀帝時。

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偃栗樹。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俄而哀帝崩。海西卽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篡大業。登祚享國。又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謂西昌修明之祥。帝諱是應焉。哀帝建平二年。零陵有樹偃地。圍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木。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率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洛。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頷。木仆反立。斷枯復生。天辟惡之。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然自立。相屬。其後張夫人專寵。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水經注云。豫章城南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垂蔭數畝。晉懷帝六年七月間。此樟樹已久枯。是月忽更榮茂。乃元帝中興之應。南史。展景入臺城。凡廟樹咸見殘毀。惟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鬱茂。及景纂修南郊路。伐此樹。以立三橋。始砍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樹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舉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砍殺。識者以爲偃柳起于士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開元

書初編

卷之六

古

偃樹小集

天寶遺事云。明皇遭祿山之亂。鑾輿西幸。宗中枯松再生。枝葉葱蒨。宛若新植者。後肅宗平內難。重興唐祚。枯松再生之祥。又唐景雲二年。高祖故第有柿樹自天授中枯死。至是復生。睿宗以相王登位而傳。玄宗有開元之盛。又亳州苦縣。太上老君降生之所。有九井。曰煉丹井。有三檜。曰鍊丹檜。于有唐受命之年。亳州舊宅枯檜再生。其年卿雲現于其上。上元元年。枯檜樹于木枝上。有朱書。乾元亨利貞字。重重分明。大曆九年。晉州神山縣唐興觀枯檜復生。建中末。中書省有枯柳。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柳貞元十二年。丁丑。禮侍呂渭。令貢士試西液瑞柳賦。後唐莊宗初嗣晉王時。長柳巷田家有桃樹。伐已經年。舊坎仍在。其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于舊坎。其家驚駭。惶惶散走。議者引漢昭帝故事。以爲李氏中興之符。成都劉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存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至宋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之。

書初編

卷之六

五

偃樹小集

三國至乾德丙寅歷年一千二百餘年。枯而復生。歷及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并舊枯餘存者。若老龍之形。宋元祐八年。新繁隆道觀大楠。爲暴風所仆。縣令將伐之。忽輒輒自起。此則樹之自爲神異者。汝南府州治東有伯懋祠。棠樹枝葉無存。僅一老幹。高可三丈餘。色理堅密如鐵。相傳歷代帝王龍興。則發新枝。明高帝起兵之年。頂上一枝新發焉。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台州大雷雨。東門外湖邊大樹。忽然拔起。倒一宿。復自植立。有司親往視之。後創其木爲神像。立廟祀之。舊志濟南新泰縣縣治儀門內有古槐一株。元時縣省入萊蕪。此槐遂枯。後縣復槐。因復榮。邑人目之曰靈槐。後山談叢云。廣濟衙門之上。有石榴木。相傳久矣。元豐末枯死。既而軍廢爲縣。元祐初復生。而軍復。

藝書初編

卷之六

木

倚湖小築

李士實妻妃詩

先長史族伯好藏字畫。曾見有李士實七言律四篇。今俱忘之。但記其秋意中兩聯云。巧欲乞時無處乞。路難行處有人行。鋤基未備時空好。局面雖奇着不成。此亦兆其妄舉無成之識矣。寧王之妃。妻氏。屢諫止寧王。王令題樵圖。乃樵人回首與婦語者。題曰。婦語夫。今夫轉聽。採樵須是担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莫向蒼苔險處行。觀此二詩。一則曰。莫向蒼苔險處行。一則曰。路難行處有人行。兩人設心。何啻冰炭然。李士實又有四時絕句四首。其一曰。兩岸青山作一橫。桃花灘下水漫漫。花枝不動鳥聲靜。携得琴來此處彈。其二曰。午夢起來閒看江。江花江草擁江艘。逢逢畫鼓兩三棒。驚起白鷗飛去雙。其三曰。白雲都只在秋山。未老幾人能得閒。總也無人識元亮。只言都爲督郵還。其四曰。寒亦不知何處來。梅花館裏雪皚皚。道人邀我觀中坐。著地架爐吹冷灰。其詩皆兀峯不尋常。併附記之。士實贈日者云。蕭蕭雙鬢亂秋雲。一日身閑荷聖君。山澤老癯顏不改。封侯須看李。

將軍山林而想封侯。終舉不臣之妄事。有由然矣。

士寔初與陳白沙先生憲章友善。白沙嘗簡以詩曰。

風光何處可憐生。共把閒愁向酒傾。今日花非前日。

看。少年人到老年更。秦傾武穆憑張俊。蜀取劉璋病。

孔明。千古此冤誰洗得。老夫無力挽東瀛。寧藩宸。

濠父康王甚賢。初王無子。嘗于宮中齋禱。一日王午。

寢忽夢天狼降宮中。須臾食宮中人殆盡。復繞而逼。

王。王寤甚惡之。申刻宸濠生。其母洪也。洪亦失愛于。

王。王命亟殺此兒。一云其母馮南昌人。將馮錯兒故倡也。宮人環跪曰。

憂無子。有子而棄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

放。言凌其兄。至是亟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又聞。

將殺之甚善。弟幸多了矣。康王怒。遂命育之。六月十。

三日也。及濠年十三。私幸樂妓。微服遊市中。王覺曰。

符吾夢矣。以鐵鋤斫殺數侍者。縛濠于柱。親鞭之數。

百。必殺之。王春者。臨海人。王甥也。慧而多才。以明經。

舉于鄉。王素愛之。急馳至。以身蔽濠曰。殺春殺春。王。

不得已遂捨焉。後卒符所夢云。濠被擒見陽明。

生曰。濠妃賢妃也。自始事至卒。苦諫未納。適投水。

樂書初編

卷之六

十六

倚湖小築

望道墓之北。使還果得屍。蓋周身紙繩內結。故易辨。

認妃諒之女也。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濠居囹圄中。

每飯必別具饌。視之言及輒嘆曰。負此賢妃。濠俘囚。

至京于路有詩曰。江上西風入簷涼。有書無雁寄瀟。

湘。山空落木秋容瘦。海澗雲拖雨脚長。綠酒且拚今。

日醉。黃花不止舊時香。我家世事如棋局。卒子當頭。

著一將。又憶故宮云。當時輕棄牡丹臺。寂掩重門日。

幾回。楊柳雨中含淚舞。芙蓉江上帶愁開。痛思孺子。

眞非。輜始信狡童自不才。歌舞樓臺金馬地。等閒留。

與野人來。濠性穎敏。善吟咏。而用之不善。悔之晚矣。

孫忠烈公殉濠之難者也。自領巡撫之命。已預辦。

矣。其過草萍驛詩云。綱常自古要擔當。弱水誰將駕。

葦航。嶺道風行豺吻厲。海天雲濶雁飛將。身曾許國。

願加愛髮爲憂民。忽變蒼顏飽恩光。何以報。寸心應。

不愧朝堂。王文成公定濠之變者也。其鄱陽戰捷一。

律云。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旗曉拂陣雲紅。勳王敢在。

汾淮後。懸關眞隨江漢東。羣醜漫勞同吠犬。九重端。

合是飛龍涓涘未。遂酬治海病。願先須伴赤松公。總。

樂書初編

卷之六

十九

倚湖小築

述二公之詩者。一以見忠烈公殉難之豫。其詩慷慨
一以見文成建功之卓。其詩雄偉云。孫忠烈公。雖
至江西。藩臬以舊撫院基隘。居者多病。請爲改建。遂
曰。有正人無邪地。仍其舊而加葺之。移後堂向前數
尺。檻下隱故溝。淤沙中。得一古銅鏡。背刻二十八字。
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蓋先兆云。報至家。楊夫
人哭之哀。其時昧旦。天劃然忽斷。炯炯若日。見者謹
曰。天眼開矣。此卽宸濠將擒之先一日。大學士石
首袁榮襄。公宗阜弘治庚戌進士。興獻皇帝分封
安陸。送充長史。累加至江西按察使。秩尾從。世宗
入繼大統。進文淵閣大學士。預知經筵。敷陳愷切。欽
賜公奴婢各六人。初公爲長史時。中酒書寢。夢一美
姬伏床。跽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箔。
公驚覺。召黃夫人語異之。至是所受賜婢內一人。則
沒入李白洲之妻孥也。及後病革。上疏。敬還所賜奴
婢。不從。遺命各放寧家。

卷之六

李之六

李

李

寧藩先兆

續耳談云。正德間。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鬪者。久之
則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狀。城中人應之。明年
寧藩叛。王公守仁舉兵滅焉。耶仁云。正德十四年
四月。江西大雨。小孤山平陷于鄱陽湖。遂不知其處。
而一隴來脉之山。盡皆崩陷。水溢城中。丈餘。城外船
江之地。澎湃而盡。瀉去矣。人民死者不可勝計。水退
後。沙塲積有死者。黑龍一條。蛟二十餘條。明年寧藩
叛。逆因而死者衆矣。此水災蓋其先兆也。又云。周
秋官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有夜寐忽覺而夜出
門者。故謂之夜覺。近人魔寐而至起床開戶。不知者
往往有之。聞寧藩爲變之前年。江西省城中人多如
此。及造逆之日。一夜軍皆魔叫。後省民多有逆逆徒
就戮者。豈非此輩俱在魔寐中者耶。

卷之六

李之六

李

李

西域稱王之多

嘉靖十有一年西域來貢稱王者九十有五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王。張孚敬以爲西域稱王者多。恐後自甘授。或部落相稱耳。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二四十人者。答勅並依稱王。今盡裁奪。恐彙情執望下禮兵部議。言復上言。西域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等國。各部雖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等國不相統攝。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人貢。東方四人貢。稱王者率十人或二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十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所謂先年稱王三四十人。併數三國耳。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併數則百餘王矣。前此所未有也。況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卽有同者。地名又異。若人與一勅。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安遠邦也。彼若各執賜勅任意付來。勢難阻絕。驛勞煩重。宴賜頻數。竭我財力以役遐方。計亦左矣。從之。按漢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且等九人獻。率衆詣闕。封其渠帥爲侯。

書初編

卷之六

三

書初編

書初編

卷之六

三

書初編

王者八十餘人。魏景初元年遣幽州刺史母丘儉討遼東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救率衆五千餘人降。遣弟阿羅漢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爲王。然此王號雖多。猶中國加之尊名。以勸慕義遠來之人耳。瀛涯勝覽云。南泥里國西北大海中有平頂巨山。平日可至日帽山。依山有居人三二十家。人稱爲王。有問其爲誰。曰阿孤格表。蓋主號也。問者輒以是對。殊可駭笑。隸淳里國。斯則人人自爲王矣。蓋居海嶼之中。妄自尊大。無關重輕。至乎入朝中國。若稱王太亦謀國者之長慮也。周必大玉堂雜記云。淳熙丙申八月乙未。都堂召議。賜交趾來年曆日詔書。予謂李天祚去冬已薨。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執政然之。先是予以兵部職事條具天祚贈典故事。其王初立卽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上以天祚自紹興丁巳嗣位。今四十年。淳熙元年二月。又自南平王封安南國王。王薨